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義人列傳

姚時中宣府萬全人爲諸生，平自負氣節，每語諸弟子曰：我輩讀聖賢書，倘遇國難，止應一死。甲申三月，逆鎮王承胤迎賊，宣府破，巡撫朱之馮死之時，中具衣冠自縊於明倫堂。有衣帶贊曰：殺賊無權，降賊不義，自分戎身止應一死。乾坤正氣萬古如斯，妻子無知，付之不計。

湯文璣北直人京城陷自縊死衣帶中得一紙
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贈中書
舍人

賈萊傭順天府人甲申北變三月廿一日昇

烈皇帝周皇后二屍至東華門外以楊木棺之
萊傭挑菜筐過此見帝后柩跪地大哭曰皇
天皇帝使我崇禎爺乃至此耶擗踊大慟觸階
死之

畫工某住北京江米巷以寫照為業甲申闖賊破京城百姓皆執香跪迎或寫順氏或寫順天王或寫永昌元年新皇帝萬歲遍貼門扇畫工見而唾罵歸與妻相對慟哭次日聞先帝之變又大慟曰死則死耳義不為逆賊百姓與其妻共縊于一室隣里排闥視之有白氣衝出人皆異之

周童生通州人讀書魯應縣試尚志節聞闖賊

破京城 烈皇帝殉社稷以死悲憤捶胸數百
嘔血數升而死

武愐家奴愐登崇禎癸未進士闖賊陷京城愐
寅緣求用其家奴勸主勿失身於賊愐不聽其
奴痛哭主前叩頭出血愐終不聽其奴對人曰
我主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且李賊
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失人心不久自敗矣吾
不忍見吾主之及於禍也遂不食而死後武愐

凌遲處死卒如家奴所言

孔四郎紹興人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任歿於京
遂失身為小唱與鳳陽勲衛常守經交厚守經
家富饒闖賊追各官贓私守經夾三夾孔四郎
曰有錢不救死要錢何用盡出其家財以救守
經守經得免此闖賊歸以各官同諸勲皆斬賊
將官撫民見四郎美留帳下一日撫民醉歸四
郎乘其寢以刀刺之誤中其股賊大喊叫四郎

延持刀罵曰我與常君情渝骨肉誓同生死恨
不得斫汝萬段為常君報仇事既不就吾何生
為遂自刎死

愧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行乞句曲市中弘光
奔公卿內袒迎道左百姓髡首辮髮乞兒獨色
然憤懣市酒數甕大召諸乞兒痛飲酒酣乃奮
袖悲歌且書市垣壁間歌罷復飲酒誓手殺敵
以死不與降者俱生也適北騎百餘猝至乞兒

憤怒振臂呼市中持長竿馳刺一騎中目墮馬
取石碎其首立斃北騎羣刺之乞兒屠腸而死
市人義之醵金禮葬焉謂足以媿為人臣懷二
心以生者題其墓曰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不知其姓名甲申四月中聞傳北都
變乞丐遍訪的信一日于挑葉渡遇一士人牽
衣問信曰相公識北信乎士人曰果有之皇帝
自縊矣乞丐咨嗟不已即向市中沽燒酒一盃

其一孟價值二分乞丐罄囊止七厘曰若肯與
滿亦好事如不然炤價與我可也市人慨然與
之乞丐一飲而盡遶河走市人以為醉也不之
異乞丐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真死耶連拍心
胸數十望北叩頭赴水而死

許琰字玉重長洲人為諸生割股救親者再以
孝名甲申五月間先帝之變謂是闖賊流言
有言及者輒正色斥之數日傳聞已確走見司

道及諸貴人求起義不得號慟求死自投胥江
值潞藩舟過救之不死潞王憐其志贈以金不
受送至舊徒家次日至福濟觀題詩於壁曰正
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
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校緣門側陸道士救又
不死扶還家、人進餐琰怒甚碎飯盃以磁磨
咽之喉腫五日不得食又作詩曰平生磨勵竟
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為

厲鬼效微忠擲筆而吭絕吳中義之私謚曰潛
忠先生弘光時禮部張米以聞贈翰林院五經
博士諭祭

曹文耀順天府學生原籍蘇州人祖子登嘉靖
壬戌進士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持敏持毅女曰
持順三月十五日聞寇急率子女哭家祠中曰
余家世受國恩義不受辱為先人羞闔門矢死
庶無憾耳比城陷張氏先縊耀即自縊時耀父

妾姜氏遜妻李氏毅妻鄧氏持順及乳母孟氏
肅及持敏凡八人同縊惟持毅絕斷未死而賊
至遂逃去遜先自刎仆地復甦賊繫至田虎家
拷索其貲尋釋之

張應選順天人內閣效勞帶京衛經歷銜聞賊
陷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此梁是我家
寃對及城陷妻妾子女五人即時並縊

王毓著字○會稽人也父璘博學以酒自豪

工書画毓著生不慧口吃期與人語若不解
讀書日以句掩卷即忘年十五忽自操觚請于
父曰兒不能了父笑曰兒欲何為曰
兒作文則有驚人語父喜而告人曰豈有王
璘兒而不慧者乎毓著甫婚而父卒經年不就
內寢母卒哀毀幾至喪明病瘵三年師劉念臺
先生先生過之見帷壁皆著死字曰玄趾病不
死玄趾終身不忘此字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聖

賢可致也病起學益進補郡增廣生通聲氣坐
客常滿然亦落、之喜品竹彈絲雜坐命觴間
以調笑不勝一勺或強吸數大白曼聲出金石
乙酉六月清兵至武林輒告友人北使朝入吾
朝死夕入吾夕以時郡倅張慄等咸奉圖籍去
坊民迎犒者比戶醖金備牛酒未及毓著毓著
方食聞之投箸起援筆大書其門曰會稽王毓
著不降里老愛毓著為代毓著具進而潛去其

門署則語其兄毓芝曰弟死矣兄曰好却難毓
著曰難何難乃作憤時致命篇聞其師念臺先
生方餓未絕以書促之曰吾輩非復大明黎赤
矣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
所吊廿三日早獨肅衣冠謁唐將軍祠以致命
篇粘其壁再書一絕曰數天左衽竟如何立馬
吳山第幾坡袖裡尚存衛士石坎中猶佩信公
欵趨拜文廟欲沉泮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

死兩手掩心端坐水石中不折角年三十有九
同人為位於明倫堂哭之私謚正義先生魯王
監國贈翰林院待詔

潘集字子翔會稽士子性豪邁不羈薄舉子業
酷好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
或泣人皆以狂少年目之乙酉六月聞北使至
自誓必死家人說曰偌大江南無死者汝布衣
何死集哭曰天下無死者故集死且薊州之後

吾大父父俱死于是吾三走奔喪不得一骸骨
歸今覩顏為彼編氓苟偷視息死何以見先人
于地下已聞王毓著死為文哭之出東門半里
許袖二石死渡東橋下或曰其袖石欲效唐琦
將以擊當事之倡降者不得聞故死數日後屍
浮出好義者醵金葬之魯監國贈儒學教授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家貧力學年三十不得
一青其衿住安昌聞王玄趾死潘子翔又死曰

二子死不先卜年死不後也及傳城中髣髴邏
騎四出仰天呼曰天乎天乎余尚何以生乎遂
蕭衣冠趣出市沽酒暢飲浩歌濶步至白洋龜
山下手持一簡招牧牛兒與語曰吾安昌周定
夫以事出海有跡我者以此簡付之卜年疾走
海邊政值潮來見怒濤拍岸卜年躍入水中牧
牛兒駭叫奔救已邈不可及已頃刻家人追至
屍去已遠則從牧牛兒得一簡乃其與弟書也

書曰敢覆吾國義不獨生去後以姪子我母使
我為若敖之鬼我日暝矣時閏六月八日也數
日後妻往哭其死所見有物乘潮而來倚徙山
下不去就視之則卜年屍也鄉人驚異以為有
神憑焉魯監國贈儒學訓導

黃毓祺字介祉江陰人子衿善屬文習禪教而
長齋事佛閉戶讀書不妄交游其所與交者必
忠信切慤肝胆相照其為制舉義務寫性靈摹

先輩高奇絕俗名士嚮慕傾動一時乙酉國變
毓祺走從義旅間關險阻力屈被禽下獄論死
次日臨刑毓祺於獄中作詩一首置几上趺坐
化去枷鎖自落滿屋異香詩曰鋤樹刀山掉臂
過長伸兩脚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
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
夜來夢作修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其子大港
試高等食餽亦舉義死之

吳應箕字次尾南直貴池人為澥內名士乙酉
起義池州與金正希為聲援正希敗應箕勢孤
逃至蕪湖為鄉兵所執蕪湖守將王弁與應箕
有舊且受應箕恩欲報之應箕名雖報南京聽
已山發落尚羈縻蕪湖王弁令應箕走應箕曰
吳應箕正來請死如一走亦不成其為應箕矣
余何薄待我王弁不忍羈囚日與其飲酒游戲
一日豫王旨下凡起義諸人俱著本地方取決

王弁先知之閉門慟哭應箕曰豈為我耶吾辨
死來矣要殺就殺何哭為王弁令其仰藥死應
箕曰使吾如此怕死便不做此事矣但王君與
我厚須殺之有法王君與吾同游諸山得一善
地葬我即殺我無憾王弁曰諾命僮携酒荷鍾
行至一山上有古松奇石應箕喜甚滿舉一大
白曰此吾死所幸斫之王弁走避命小兵行刑
應箕曰吳次尾頭不是小兵斫的勞足下動手

刀快手快其即感德矣王弁不得已依其言斫之

高岱會稽滙海所人冒武籍領鄉薦被褫辦復
乙酉仕魯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六月江上
軍敗岱歸遂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凡
八日不死檄雜頭急朗乃走父所泣曰兒不能
待矣兒其先死向岱拜岱曰有是我兒遂能先
我睦目送之朗遂紹長年携公服駕舟出海口

禱神迴視岸遠則肅衣冠北面再拜趨船榜欲
跳身下長年力挽之不得脫朗乃噬長年臂創
極始放縱身入水長年又永水救之梓其憤
欬沉海底長年猶持蒿救之許久朗復躍出水
面三尺許手正其憤而沒長年棹船歸走報岱
岱復瞠目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不復言數日
後猶不絕家人日進水一甌後見水搖手傾其
甌并不進水三日乃暝

俞元燾婺源人北兵入徽州難髮甚急元燾乃
大哭曰死即死耳髮不可髣辭親友自縊死之
妻某氏被掠北兵強污之氏堅持衣衽罵不絕
口遂吏解之

倪舜平山陰人業鑿居王家對貧甚乙酉下令
難頭舜平憤惋輒痛哭里中笑之一日賣其所
提藥囊易大缸二以餘貲割牲置酒召里中少
年飲酒酣指缸請曰吾明人為明鬼今若不鬼

非明鬼矣明日必死，則祈諸公以二缸覆我諸少年復笑之不肯從舜平跪地搏顙強之再三諸少年勉應曰諾舜平昧爽起坎其祖墳之左偏置缸集衆曰候至矣一躍而入諸少年昇缸覆之須臾扣缸曰開，諸少年益大笑出之曰先生悶耶舜平曰否，我坐不面峯是不正盡也幸諸公正而覆我坐定覆缸封其口喻時諸少年走缸外呼先生聲息甚微後輒呼不應

於是諸少年相與嘆息泣下并土塋之而去

許德溥字元博直隸如皋人屢赴童子試不偶
甲申聞北變號哭數日寢食俱廢初喜一名士
稿聞其從賊即取其稿寸寸裂之付之烈焰嗣
後神情恍惚如癡如醉每於燕居獨處輒泣然
泣下乙酉北兵南下廣陵被陷溥哭者又數日
時剃頭令下德溥曰頭可斷髮不可鬻作詩數
首書之裡衣誓以死殉其父諭之曰公不鬻髮

必死髮。公死，父餒，柩何德？溥乃泣下，剪其髮如頭陀。然時，憤惋或哭，或歌。每食，必懷崇禎錢一枚，置豆間，祭而後食。一日，於臂間刺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八字，有發其事於縣令者，捕之。德溥見縣令不屈膝，令問曰：「公是何等人？」刺此字何為？德溥曰：「溥讀幾行書，不忍忘先朝故，為此耳。」令曰：「公既讀書，素裔狄行乎？」裔狄是何解？德溥曰：「素裔狄行乎？」裔狄不曾說過，裔狄便做了。

商狄所謂素夷狄者必如泰伯之化南蠻箕子
之化朝鮮蘇武之入匈奴十九年不變節方是
行乎商狄今曰介不曾受明朝爵祿何苦如此
德溥曰伯彛叔齊也不曾受商朝爵祿今曰介
既做伯彛叔齊何故剃頭德溥曰在昔元朝有
謝疊山者亦曾剃頭後始殉節蓋疊山之剃頭
為老母德溥之剃頭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
何辭今曰字是誰鑿曰自鑿也今曰豈有自鑿

之理德漣曰人鍬字向人自鍬字向自一看即
明獄具擬斬坐其父城旦德漣曰漣死固當願
釋老父全義而釋之德漣喜曰得脫老父死無
恨矣遂赴市曹監斬官語以跪德漣大喝一聲
向西北直立劊子推倒於地斬之衣帶中有詩
曰非癡非醉亦非狂因誌君恩字兩行一死甘
心酬故主謂忠謂叛任雌黃

鍾皂隸會稽人舊為會稽縣皂隸戊子白頭蚤

起皂隸齋黃肅鹵檄往山寨連絡團練獲送鎮將鎮將摘之跪不跪撾其膝乃向外坐鎮將曰汝不過是一皂隸敢大胆如此皂隸曰論出身我是會稽縣皂隸汝是黃闖子小兵論官職我是清朝鎮將我是明朝總兵何弱於汝乃令我跪耶鎮將怒痛撾之皂隸曰我輕則斫重則剮不曾犯得打罪你打我也無謂鎮將令收之獄中皂隸曰獄中餓死不若明正典刑倒死得明

白抵死不肯就獄令力士昇入數日解往武林
見巡撫崛強如故遂於軍前鑿割之

沈烈士失名行八十九張烈士亦失名為鋸匠
遂名張鋸匠蕭山七都白沈村人沈少年學書
不成棄而經販戊子年白頭兵盜起都以擄掠
為事無大志北兵數騎躡之沿山徧海輒為獸
散騎不見賊搶奪姓婦女金帛滿載歸白頭兵
復聚如故沈見而唾之曰若輩不能殺韃子起

義何為白頭兵弩目猙々意欲毆沈々大聲唱
曰若以我為不能起義耶握拳築之白頭兵數
人應手而斃遂以是日椎牛醢酒集里中少年
數百人祭旗起義村坊富民有助之者並不向
隣里打糧糗糒不足輒遣壯士乘飛舸截富陽
江上解往嚴州兵餉錢糧食亦不缺起兵兩月
清官遣百騎躡之沈匝苦掄青嶺絕壁懸崖步
騎相持北兵拘土人為鄉導從山背攀援而上

沈持鳥銃數十門藏灌木蒺藜中俟兵近銃發
擊死十餘人北騎震奔亂踏荆棘下皆窩弓藥
箭殘機亂起人馬俱斃逃歸者止三十餘騎裨
將死之騎怒殺鄉導者三四人報至鎮撫大怒
另選悍騎千人蔽江而來沈村人大驚皆携家
罄徙同事少年亦皆躡蹻遠遁從沈在者者止
三十七人沈曰無恐今日與打一死仗乃以白
布盤頭如傘蓋大內裹甲更披濕絮被一床手

持篋筭一把向前迎敵張鋸匠執斧一鞘刀
一大斧一往後翼之三十七人各執器械向後
護從及見北騎奔來三十七人一闕而散走上
山巔踞坐沈低頭側肩臂持篋筭向前衆騎見
其一人獨上亂箭射之沈篋筭灑開如簸箕大
箭着之皆掀撥落地無一矢着身北騎呼曰箭
不中用各收弓矢挺鎗縱馬搏之背頸于者一
騎向前沈以篋筭迎之中其目翻身落馬又一

騎迭上沈刺之如前連落三騎一騎以刀掠斷其篋筭沈接過党又連打六騎落馬張鋸匠以大斧截殺之一騎見勢急跳下馬直前向沈奪住党人潛舒一手拔腰刀欲斫張鋸匠韜刀適至擢入其腹腸出而死沈拾起党人亂掠又落數騎衆呼牙步牙步馬轉首絕磴懸崖控縱不及連人和馬跌死豁坑者不知其數沈張二人用擣木砲石亂打北騎奔蹶而去沈張力盡

氣喘坐山坳足不能舉無一人援救少頃沈溺
甚那步下山趾飲溪水頭重落水不能起竟死
之張鋸匠不能動三十七人見北騎去有下山
者畧之歸家夜半亦死北騎曰自入關來未曾
見此好蠻子若再得十數人江東非吾有矣退
至新壩偵探數日聞沈張二人必不信再遲數
日得確信始縱騎上山沈村一帶樹棕如洗
呂宣忠浙江宗德人年二十有一為博士弟子

甲申流寇躡京師宣忠慷慨撫膺欲起兵討賊
乙酉清兵南下弘光宵遁宣忠集生平所交結
壯士軟血誓師以雪國恥旬日間得衆數千比
聞浙江起義宣忠與麾下數人航海見魯王遂
奉節制亡何浙江淪陷宣忠所與三吳之士以
次被擒宣忠知事不可為脫身歸里益牢騷不
平時發狂大叫或長歌已而泣、罷復歌為縣
令所跡捕諸庭彊立不屈令呵之宣忠大聲詬

嘗令大怒叱隸從白梃交下體無完膚兩踝骨
見宣忠死在地以水沃之復甦復詔置獄具
上督府宣忠知必不免乃作絕命詞七章書於
獄壁一日綁赴市曹顏色不變向監斬者曰大
明士子呂宣忠來就死監斬官與酒一卮宣忠
一飲而盡擲盃於地自褫其衣謂一卒曰此衣
贈汝但衣帶中有一偈家人至可付之言畢受
戮

謝龍震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以其舌辨絲諸
生特拔為中書舍人連絡各鎮尋陞兵部職方
司主事唐王正位閩中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
奉詔下魯諸廷臣議持首尾龍震獨廷叱中藻
呼而數之曰魯與唐兄弟國唐不為助而魯獨
當堅幸稍即安遽自大乃蠶食首功之國反戈
同室耶何不遺一矢錢唐之泝而欲以恐喝微
倖尺一書事不可得祇貽天下笑且魯藉師臣

之力與強敵持數月矣前此中原數千里敵至如無人止維揚稍一觝牾而魯獨立不懼內外協心器仗林立滕腫百里旦暮謁孝陵而返故京何弱於唐顧欲下之然則諸宗室之走庇此者咸可談笑而坐享無上之福也天亦不與矣於是監國竟不開詔中藻屏息去浙以東俱奉魯王正朔如故丙戌蕞城陷龍震入山與王善長立營龍震日急抽掠遂為圍練兵所詒縛送

清撫軍龍震不屈自稱部院撫軍曰若是兩榜
耶龍震曰曾見兩榜而有不投誠者乎我明天
下壞於兩榜魯國主特用我輩政欲壓倒兩榜
我今來就死亦持此頭顱為兩榜諸人作一榜
樣耳撫軍叱之跪終不屈踞坐蠻罵撫軍令於
口上加一嚼子用尺木勒入兩頤數寸許血流
被面臥土斬之

朱瑞字鴻儒山陰人年二十餘尚未為諸生兩

戊五月避兵梅里尖難髮令下瑞以赤土書其
案上曰寧為戴髮鬼不作鬻頭人赴水死之

王文宇山陰人家郡城西以居積致富年毫無
子丙戌北兵渡江將至郡城兩從子皆出城避
勸之去不聽曰若輩自去我自有虞明日一至
家視之次日從子至家寂無人聲行至屋後視
其井中則妾先之次則其妻再次則文宇也越
中閩家死難惟文宇一人

寇夢虬江西上饒人為諸生同郡人起義師敗
入閩妻子在家虬行囑其子曰兵至爾母子可
赴井死及兵至長子先投井死幼子年十一謂
其母曰父命兵至赴井兄既死母何遲疑日曳
其母裾同赴井死之

詹書田江西永豐人為諸生揭重熙起義師被
禽囚於福建浦城書田往福建具呈自首與揭
重熙一同起義願與同死問官批其牘曰准臨

刑候斬書田請就獄不許又聞重熙某日就刑
書田趨至法場請死刑官笑其癡勸之去不肯
遂同日斬之

陸士銓字古雪平湖人銓生端亮不苟言笑甲
中國變銓聞之驚悸狂走口作吐、回旋不一
約數武地盤纏行幾百餘里人問之不應若失
心者歸其家私設位哭臨嗟乎吾二百七十七
年為此家人胡奪我去也復誦先帝臨命遺

詔則又哭，又走如是兩日夜，嘔血數升，絕飲食者三日，腸痿氣絕，猶悲咽手書我皇我皇數遍，長號而絕。

劉景瑗，永豐人，為諸生。北兵將至信州，與其妻訣別，入閨，妻被捕，不從死。之後，復破閨，景瑗自縊於浦城縣之學宮柱上。題詩曰：妻既死，節夫亦殉亡。雖曰無補，可見高皇柱上字跡至今不滅。

吳一魁安慶人本府胥從也仗義果敢素以勇
氣聞崇禎時獻賊舟師蔽江過安慶界南京騷
動一魁應募以火器載小艇迎之燒賊巨艦千
餘退走荆襄一魁以功得副汪碩畫軍乙酉從
碩畫會黃道周兵於信州碩畫被殺一魁在信
獨力死守乙酉王得仁兵抵城下義兵解散一
魁開城逆戰單騎不敵突圍出退保懷玉八月
進關關乞師恢復遇貝勒兵被執與何惟一同

死之惟一上饒縣糧胥力絕倫國變後別家
棄妻子誓死不二卒成其志

麻三衡宣城人恩貢生工詩文博學多才尤長
於弓馬乙酉夏宣城起義推三衡為帥與北兵
戰力屈被擒豫王奇其才貌欲降之罵不絕口
竟受極刑臨刑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
留怒存千丈髮笑斫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
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暮五湖秋子乾齡詣隆

武請卹得贈官

陳元綸字宣公福建福州人名士貢薦丙戌貝勒入闈有清官與元綸夙好造廬謁見元綸束網頂儒巾而出清官顧駭請具清式以見元綸笑起云欲生換製乞少選入內清官竢之坐久忽哭聲出戶報元綸不脫儒巾絕吭死矣清官駭嘆而去

李開山南直婺源人有膂力能格闕頸骨一枝

如鐵偏左善走常依其族人住信州族人家口
住星源開山往探一晝夜往反四五百里人無
知者丙戌信州破隨族人入關亡脫走深山
隱跡不出戊子汪碩畫開江西事起兵自崇安
赴信州廉得開山義勇迎為軍鋒所向輒勝六
月與敵戰於山隘敵驟合圍開山碩所部無一
人以長矛趨地躍數丈餘踞一石上酷日炎妻
焦渴而死屍立崖上數日不仆

博和尚本名鄭惠上饒人試諸生輒高等為人
性潔行端跬步皆有尺度丙戌四月信州破即
祝髮坐蕉園足不踰地八月貝勒軍道信進閩
聞閩亡和尚乃沐浴澡體合掌佛前宣偈曰博
和尚博和尚昔游藻池水今聞穉院香名滅既
已斷梵網可復張誓皈此淨土不穢吾皮囊宣
畢嗒然而逝

御厨福州人為隆武主膳丙戌八月從駕於汀

州散失依金華陳某義師中為火兵陳某兵敗
為顧道所獲訊之曰爾何人大聲答曰御厨顧
曰爾善庖何不降我御厨曰我名御厨豈若輩
可用顧怒令左右引繩塞其口御厨發聲不得
觸柱死之

画網巾先生閩人丙戌九月清兵破福建先生
同二僕匿邵武光澤山中不雜髮画一網巾於
額庚寅夏為光澤鎮將踪得之縛至泰寧見總

鎮王之綱問其姓氏先生曰忠未報國留姓名
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
姓名則辱身今邵人呼我盡網中吾即以姓即
此名矣之綱又覆問諭謂肯難髮即免死先生
曰癡人網中且不忍去況髮乎死矣毋多言之
綱先斬其二僕二僕瞋目叱曰癡韃子吾豈怯
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主人耳向先生拜且
辭曰奴先行矣為主人掃除泉下示諭先生先

生終不屈亦命斬之先生欣然出袖中詩一卷
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劄子曰此樵川
范生所贈今贈汝遂挺立受必泰之義士謝韓
者收其遺骸瘞於郭外歲時謁奠如家儀

石士鳳南直武進人生瘠民微識字貧無室為
塾師倚其僕龍門坐買錢以活乙酉六月清令
難髮急哭語僕吾不能生矣僕曰自看主襁褓
至今賴得飽飲終天年此何言士鳳不答作詩

誤其兄詩不佳見志而已密自削板如木主狀
上書義民石士鳳神王暗走忠義祠列文信公
西廡之末座則又書小牌繫腰帶家之人不知
也傾所買錢市牲醴祭其先人一醉僕曰毋
輕生則唯：僕亦不意其果然也五鼓潛出門
赴祠前池中死僕醉醒黎明呼主不得疾迺祠
見池浮小牌起之士鳳也牌書石士鳳字瑞生
願為明鬼不願為清人僕負屍棺殮葬之

鄒維則浙永嘉諸生素謹厚介，不為丰采。戊子七月十三日清兵渡溫之甌江，先一日其家出穀暴塲圃，隣人謂之曰：「兵至矣，知之乎？」維則曰：「其知之，顧不審得食必穀否？」隣人以為恒語。次蚤，維則招其友飲於家，且醉，拉同觀清兵渡江，友亦不疑，至雙門，一書告其友曰：「為上，吾父云：維則從此入海矣。」友人率之不得水中，猶回顧舉手而去，竟死孤峙山下。

葉尚高浙瑞安諸生性爽達清兵既渡甌江猶
服明儒服每伺上官半道人聲曰即觀生冠履
何如知府朱叱之以為悖制收之尚高曰君先
大人蘭隅公世所聞亦世以衣冠乃獨厄生朱
為面赭下尚高于獄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
自盡有未浴蘭湯骨已香之句

高孟超浙秀水諸生耕田讀書以謹厚風其家
乙酉六月清兵陷嘉興雒髮急孟超頌謂其子

昌荅曰若知所自全乎昌荅曰已知之矣遂俱
抗首不受令奪惡言及難男女少長十一人無
存者

蔡子標浙德清諸生從乙酉諸部起弄兵被執
大言不屈索肩輿衣冠入訊語極不遜甫就刑
觀者如堵忽衆中出一人抱持子標大慟欲從
死刑者駭奪不可解子標曰公無一面胡為出
此速去其人曰吾與公同起患難無失今胡忍

獨生然後知子標密友子標故欲生之而假為
不識也是日同刑六人臨刑忽益其一

楊守程浙蕭山諸生丙戌挈妻潛避兵山中有
清兩邏騎入山以其不難髮道縛之守程厲聲
曰髮種頭上寧與頭去竟被害其妻亦抱其子
赴水死時有三義皆蕭山人失其姓名六月清
兵渡江三人至山陰之趙氏大港岸有梓潼祠
倩里人市牲醴哭告神已便共引酌已復相

抱而哭、復歌、已復哭、里中人以為狂、不敢詰其為何人、得其聲、則知為蕭山人也、復拏舟至中流、登橋、揮舟去、遠三人相牽躍橋下死。

趙大中南直涇縣諸生、清兵陷城、大中衣冠撲泮池、淺不死、潛走察院、空署、方閉戶而家、途之脫、纔歸、遺書託友人為塋其父、竟赴門外之塘河死。

朱奇生、會稽諸生、年十九、角中大袖、氣象間都。

為平遠鎮王幕客叅謀議平遠先渡浙西奇生
以他故不及從丙戌六月一日清兵入府城奇
生遁野誓不雜髮越三日詒母曰兒往拜某
客陰携公服拜祖父墳塋投水死

王士琦與弟士珍士璫皆揚州諸生同居徐寧
巷乙酉四月清兵破城各挈其婦並縊于中堂
次序不亂清為封其門不犯

傅中煌諸登庠生性亢爽善飲酒醉則歌笑自

如貧不理生計亦工詩文六月一日清兵渡江
中煌賦絕命詩一章投涓池而死

魏里下子厚常從梁谿高忠憲攀龍游為東林
諸先達所重丙戌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于
世忠被敗絮蒲伏乞詩文楊組玉為記其事傳
之

倪百朋山陰布衣性嗜酒清兵渡江偕其友入
山中索飲啜火酒數十觔燒死友獨潛去

文秉南直吳縣學生為文肅震孟子忠介周順
昌壻也丙戌起義海上久之衆散迹其同事友
安大已乘曰此誰事我須當之遂慷慨出自供
前狀較所發情事更悉臨刑時南拜三北拜三
伸頸就戮神色不改衣帶中有絕命詞曰闕閱
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原聞忠魂今夜歸何
處明月灘頭卧白雲復大聲曰吾祔信國祠公
其許我大已以是得脫

陝西都司張吏陝西人李賊入顧都司無與戰者吏忠憤不欲生遂韃一篋封識再三上大書一寶字李賊群校見欲奪之吏曰無須行上大王速與通李賊盛威儀須之入吏恭抱匍伏階下賊令速上曰文書諸公偕集且須縣重賞賊以為此傳國璽也曰如果真實不惜官汝須史各官無後者來視薩吏乃從容起鑰則白楮一板大書一賊字大聲高舉示衆曰吏亦有義不

不日
三
怕死請為大王正其名李賊怒且報促令殺之
吏曰吾欲死出此

周之蘭蘇州人為梨園子弟入粵東號大班庚
寅清復有粵東之蘭與其妻訣必薙髮我死妻
曰吾聞清演劇皆不去網之蘭曰否網髮者存
而髮去矣妻曰必薙髮我先死投井死之蘭從
之

方國煥南直歛老布衣也家稍裕有子孫皆令

就學讀春秋年七十筋骨旺如三四十歲日伺
壁聽讀書聲以為樂乙酉清兵及徽薙髮令下
國煥聞之為移時不語既聞其口作咄怪事
家人以為歎息恒狀不為意時十月之望蚤就
書樓以他故令子及孫出急鍵戶引錐刺左股
血吮筆書七言八句詩於壁有冠裳為重一身
輕之句自縊死之里人高其義私謚者貞先生
劉復興者燕京土工也曾入從德政殿見先

帝減膳徹樂諸事儉約宵衣旰食不遑寧處出
歎曰 皇帝如是吾儕小人柰何甲申三月之
後閩賊入殿莽自尊大絕無威儀復興狂怒持
刀直走入間踞賊座曰請殺我賊不及呼力士
復興輒自到

馮協賜字曰廢廣東順德人為諸生鎮于郡庠
廣州破協賜求死父曰當路縉紳先生受國恩
重猶難之汝書生何為協賜曰兒讀書解大義

兒死正以愧不死者先歐其妻女入井而自懸
于梁時冬旱井竭妻女得拯起而協蠅竟死
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經死

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俱換秦淮河中死小璫
以色幸卒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
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平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

玄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

常州石生父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

一鄉民賣柴者入城聞安撫使到棄柴船躍入
文城壩南龍游池死

五牧有畜鵝烏薛叟以雞髮自經死

常熟諸生徐懌以雞髮自經諸生項志寧不食
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

徐石麒麟僕祖敏徐錦從死

諸暨諸生方炯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經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八

文苑列傳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
戶部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
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
戌降叅議甲子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
璫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
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禎二年起廣西副使

歷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請告予致仕學
佺博學強記一時無出其右所刺書如天下一
統誌天下名山誌石倉曆代諸集之類動輒數
千餘卷所鈐書板充棟汗牛時人稱為藝林淵
藪甲申國變學佺於閩中破家起義丙戌福州
兵敗學佺奔虎山自縊死之

顧起元號隣初應天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萬
曆二十六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直起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
未幾乞歸起南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
以母喪去任再召不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
陞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啓元年改吏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兩
朝實錄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赴崇禎元
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以
至諸曹掌故無不容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按

策而求之百不漏一也然通籍三十年立朝僅
五載晚年又以病廢不完其用士論惜之居鄉
絕跡公府無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
則不辟忌諱娓娓言之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
衛弁之科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為條編皆更定
良法于軍民甚便有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者人
情洵得起元力爭之事乃寢軍民乃定既以
文衡清望自持而接引後學孳孳如不及有以

詩文請益者皆細加點定不以為煩或當意則稱之不容口至饋餉一無所受或迫情誼勉受之者必報稱其施乃已以此囊橐常虛故素廟詔中嘉其清真其詩文高者直追秦漢而清芬麗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為宗而不廢錢劉溫李是為大家不名一體所著嬾真艸堂集五十卷編年稿十三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卷顏氏小史十卷客座贅

語十卷壺天呖語金石考各一卷弘光朝謚文
莊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其遺書軼事多
不傳於世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舉於鄉明
年下第歸乃肆力古人之學聞毘陵錢啓新倡
學東南往從之游學益進天啓壬戌廷試第三
人授編修辛未晉經筵日講官會逆璫魏忠賢
專國以事功冒伯爵乞世券仁錫當詈草辭或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列女列傳

魏宮人年少有姿色闖賊入城諸宮人逃竄未盡皆為賊所攔入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叫曰賊入大內必來淨宮奴輩定遭毒手若等有志氣者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之頃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死者五十餘人宮女費氏年可十五六聞闖賊入宮忙迫投井

井枯水淺賊至視井中有人使人下挾之起賊
見其美互相爭奪費氏厲聲曰我延長公主衆
人不得無禮何不見我若主擁見李自成自成
令諸宮人識認知非公主賞賊將羅：携女出
女又曰婚姻大事不可造次須擇吉行之羅擇
吉日乃行合卺禮是夜設席痛飲費氏暗藏利
刃俟賊醉斷賊喉即自剄死自成歎其貞烈令
收葬之

長班吳奎妻張氏有殊色夫外出其家為一賊
所據夜乃強淫之更深聞有呌門者迺其夫也
婦乃潛起開門賊政斬勦睡夫婦持刀刺殺之
挾其資遁前過一井張氏謝夫曰妾已失身不
能事君矣遂投井死

吳信妻王氏世居齊化門東開紬緞鋪王色麗
而性剛鬪賊數人入其家捆信拷打勒銀千兩
垂楚之聲人不堪聽其妻閉門自縊一賊潛進

內室排闥而入解王氏使甦強拉淫之王氏死
掙不得脫賊強納其舌王氏故納之咬落其舌
賊負創大怒以刀割其腹貫胸而死賊口流血
數日不得飲食死之

京城外女子張氏被擄賊愛其美將淫之女曰
我渴甚幸斟水飲我信之往深潭汲水扶女子
同行方以瓦甕汲水女從後奮力擣之賊墮潭
女子得脫

乃復絕食七日而死

章烈婦金氏者明遺將章欽臣妻也魯王遁欽臣提兵入會稽山屢欲解散金氏曰散兵易集兵難魯王在海上萬一有事余不可以不應後墮計被擒夫婦俱獲見鎮將欽臣屈膝半辭求活金氏坐地哭曰妾肉虎口而求生全有是事乎若屈膝奚為也曳之起獄成欽臣罪副金氏年少有姿色給賞幕將金氏曰妾義不受辱願

從夫鎮將曰介夫罪死曰顧同死鎮將曰介夫
罪副曰顧同副鎮將曰癡妮子副可兒戲邪婉
諭再三金氏不之聽乃命夫婦同副以成其名
金氏色喜趨赴市曹欽臣先副金氏合眼念佛
不忍視及副金氏割一刀輒念佛號一句截其
乳乃大吼一聲始絕行刑鞭子馬某罵曰騷淫
婦裝憨不肯嫁漢子應萬副遂以刀刺其牝金
氏朕夾住死不可開乃支解之割其牝傳示觀

者觀者皆墮淚急走次日馬鞭子於白日歸見
烈婦立其門猝然自倒乃叫曰副我是正法刺
我醜奚為邪家人百計襁之不應自捶其胸嘔
血數升而死

俞烈婦婺源人為曹自強婦北兵入婺源掠俞
氏置馬上俞氏紿之曰我下馬稍收夫屍有金
珠埋後地取之去兵縱之下馬輒擲身大慟以
首觸石血流被面抱夫屍不放北兵怒殺之而

去

青鏤者李成棟降清後鎮雲間所寵妓也及度嶺挈之行亡幾收復廣東得大明印信五十餘顆成棟獨取總督印留几上青鏤以語激成棟曰公自是明朝大將合該佩此言之不已成棟怒訶曰吾豈不深念此但患太夫人夫人羈虎窟耳青鏤咄咄欲再言成棟拔劍起曰再言及者蓋此劍青鏤接劍伏地哭曰公若念太夫人

夫人在雲間白刃下定；猶戟蓋縫肉而賤妾
侍公歌舞宴衍于此致公歸明無路狗清被疑
何以生為立取劍自刎成棟抱屍大慟曰我不
如一女子明日即衣冠用總督印具疏迎永曆
於桂林

潘鵬為京城藥室妻楊氏妾徐氏皆臨清妓也
李賊入城縱兵淫掠徐與楊誓必死乃取所有
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伏擁入鵬惶

急跳脫賊見二美宛轉求歡徐取前酒置案楊
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一飲而盡甫飲不
勝倒床亡賊以為中酒復引酌楊曰妾不能
飲願將軍滿飲以大杯願有琵琶楊為歌以侑
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腸裂而死鵬歸急以
羊血灌徐活夜挈家移僻處

謝薦妻張氏揚州人二十四乃歸薦讀書不
成為胥吏生子于朝于宸于陞張以夫一經不

繼痛勵其子三命名張意也巧慧刺綉絕倫乙酉四月清圓揚州城且陷太守任民育繯死張呼其次女希韞曰汝姊鄉居或無慮妹尚幼吾與汝奚歸持詣井驅希韞入乃以身從之次日屠城三子皆被害

易為升良鄉人妻汪氏流賊至欲犯之汪不從罵賊、斷其一指罵益厲賊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兒絕數月婢陳氏抱之外走道遇賊被擒兒

見賊笑賊喜命賊婦子之婢夜伺賊出哭請易氏止此一子乞憐而釋歸賊婦哀之乃與兒錢帛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之婢祝曰兒即有命幸勿啼兒果勿啼賊婦索兒不得至明竟去婢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宗正妻某氏有殊色閩人通詩書閩敗宗正走廣州廣州又敗妻謂宗正曰無留髮處矣雉髮令下君宜自裁妾請先之宗正猶豫汪入室自

經宗正驚脫之而清兵入繫宗正去妻追至半途不及觸石死宗正尋亦被害

諸暨之孝義鄉上林里儒士斯曰福有妻黃氏年少而美丁亥越義師敗猶零落出沒於東白山清兵往搗之道經上林里中男婦皆走匿秦莽中曰福獨後遇清兵以刃加曰福徧責其言婦女匿處曰福不與言則殺曰福徧搜秦莽得黃氏牽欲污之黃計給兵曰我欲入室護

吾贊便從余去若緩之為他人所得矣兵釋黃隨之去過高崖俯瞰大壑懸十餘仞黃忽縱身跳下兵急持之不及遂棄去已反視有老嫗抱一兒急投崖下一婢隨之兵駭急去明日屍浮則聯袂如相携蓋兒為黃兒嫗則兒乳母婢則其侍婢也

張綬妻某氏南直鎮江人綬為諸生住京口清兵方渡江綬妻與妾雲綃三人同被執妻妾以

好言善卒因間脫其夫約于前途相候則身隨
二卒抵暮入營中二卒犯之堅拒不受卒亦困
倦睡去妻妾中夜潛起取卒刀殺二卒無覺者
帶刀去歷諸營會其夫于某所及蚤清兵覺追
及三人皆自刎

謝氏為諸生吳光宸妻政和人也清破城光宸
見殺謝恐為所及急走水坑引刀自刎未絕隣
人扶歸謝不欲生以手觸創不食三日竟死

丹陽婦來氏失其夫姓名為清兵所擄勵節不
從亂經龍潭驛題詩於壁曰胡馬長驅破簡州
妾夫被戮子為囚殷勤再拜江頭水護我微軀
莫北流題畢兵不知所言因紿曰吾登舟而從
方中流拽此兵與共溺水兵亦死

蔣氏常熟貧家女也早失母而弟幼父替蔣苦
營朝夕衣食不給卒無有字之者乙酉清兵至
聞蘇州破氏即自經于室瞽父不知父持之不

救矣

李定國之圍新會也閏八月清兵守之食盡殺人以食有莫氏婦者兵執其姑欲殺食之婦叩頭請代兵釋姑竟食婦兵曰嫩婦殊勝老姑又有李氏婦者兵欲食其夫婦泣曰夫無子食夫絕夫祀矣幸留夫氏請代以供一匕兵殺之以首歸其夫使塋之園解後有人遇兵於途遽拜之兵愕曰吾何恩於若其人曰清明人各祭墓

吾父母及妻子皆在公腹余何之惟向公一洒淚耳

永嘉王氏女年十七嫁本縣嚴金家清兵掠之歸欲淫汚抵死不從更百計誘之終不得兵怒殺之

塘橋女子非生塘橋死塘橋之女也未詳姓氏避清亂過嘉興之梅里塘橋時有清兵守甚殘忍以女美奪之入其舟家人畏去欲強犯女不

可因投水中脅之女辭不改提水數四終不從
且大罵兵怒以刀觸之死水中里人憐其貞為
禮懺三日

麥名世女大姑廣東番禺人世居魁巷未嫁城
陷清卒入名世家抽刀脅大姑大姑迎刃曰自
分必死幸即殺之卒氣沮置之去因告母曰留
我不祥徒累母遽投井母牽之不得妹二姑年
十七從之名世妾楊氏以裾繫其幼女又從之

隣妻受年之婦聞大姑之義亦恐不自全與其
婢清吟皆從之井中人幾滿

瓊秀瑤若江西宗室朱石虹之二女也石虹以
換授為蕪州府同知清兵至蕪城陷石虹去二
女同其姪婦廖氏俱投井死永曆中奉旨即于
井上表坊賜一時三烈四字時禮曹嚴煒以詩
記事有壯士寒風歆易水美人尺水傲西山之

朱氏南昌宗室女歸劉生為妾宗室女故不為人妾以貧故為劉生妾而諱之劉生故有妻吳氏相安無謫至戊子金聲垣反清為明守兵亂生以二婦入山避兵遇暴卒生走去卒逼朱罵不從投東溪卒投刃殺之而吳氏赴南坡池死傳鼎銓被繫待死聞而為之歌

利氏女父應昌新會諸生未嫁丙戌清兵入邑應昌出走有替姬與女俱卒犯女不故好顏頤

卒且勞苦卒吾未有所歸願依終衆但無遽苟
且我有貲歲某處可取為花燭費卒狂喜隨迹
之女前表見路井輒躍入卒急持之不及矣應
昌歸意女必失身去欲從營中求之或曰井浮
一屍起視之果女也猝不可得棺置衣苟瘞雙
節蕭庄墓傍